

T 5424 / 3221

19



各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偶弼甲稱先曰余聞輔科不乏賢高俊

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錄光前呼嗟呂康

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察極物望屬公大拜

在即胡天不帝陽九數場天不公壽人為公哀

余所哀者不在得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

無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

辱之文藝方今世風流文靡務維公曰文而



祭文

祭王蓮塘太史文

皇明羅僑鼎甲稱先曰余闕輔科不乏賢高陵  
武功其最著焉維公嗣起於鑠光前吁嗟呂康  
位不滿德學士大夫歎息靡極物望屬公大拜  
在卽胡天不吊陽九數逼天不公壽人為公哀  
余所哀者不在鼎台維呂之學維康之才公也  
兼之後進取裁公昨入京余接光霽公曰小子  
毋先文藝方今世風流波靡涕維余與汝交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砥礪余謝不敏公曰勉諸聖賢學問不在元虛  
躬行實踐竭盡無餘余聆公訓敢不拮据公雖  
云亡言猶在耳思公不置嗟余無倚斯文之厄  
吾道之否心之悲矣曷維其已嗚呼天壽理屬  
渺茫愆人弗永天道靡常輻軒晨祭丹旒飛揚  
擗辭布真寫我肝腸

祭許封翁文

德清敬菴  
先生尊人

違翁伯子我師督學關中兮首倡明夫理道嗟  
余渺渺以猥劣兮叨埏植于鴻造繫我師學有

淵源兮惟庭訓之無違羗執牛耳于中原兮俾  
斯道之常輝揆元元而本本兮景我翁于有素  
祗北斗而泰山兮憾識荆以無路聞翁採芹于  
東菽兮紛熒熒其蜚聲柰數竒而屢躋兮竟散  
徒乎榮名謝塵世之紛華兮乃潛神于聖學肯  
徜徉于茗雪兮信修姱而抱朴彼蒼夙鑒其屋  
積兮縱濬發而流長爰篤生夫象賢兮翩鳳翥  
而龍驤膺南北之銓衡兮復剖符于劇郡繇文  
衡而京兆兮益潛心于學問以田舍為子舍兮



展戲綵于庭除胡我翁之不勅兮遽騎箕于太  
虛惟有子為不死兮翁雖沒而猶在也我師孺  
慕以終身兮悲風木而永慨也既逾耄而望耆  
兮已考德而令終且霑恩于申錫兮肆昭假于  
蒼穹將瞑目而游九原兮付乾坤于大運惟頌  
尼山于啓聖兮夫孰不涇源于遺訓矧從吾等  
夙奉教于我師兮誼同立雪之游楊倏聞哲人  
之既萎兮我心盡然而悲傷寄哀悰于隻絮兮  
瞻餘不而歌薤露冀靈爽其不昧兮洋洋乎來  
假而來顧

祭西郭先生文

萬歷二十六年五月廿二日長安馮從吾自孟  
村訪友歸過興善寺前見一塋內樹有二碑其  
一將仆余因下車省視之乃故太僕寺丞西郭  
先生姚公墓也其碑乃故督學虎谷王公題其  
碑陰王公仍書西涯李公贈詩一律余瞻其碑  
讀其詩低回留之不能去越數日物色其曾孫  
姚春姚冬輩因命工扶其碑而樹之碑既樹于



是于是年六月初九日偕友人王境劉必達蕭  
 燿焚楮酹酒告于先生之墓曰惟公之沒百有  
 餘年跡公行事一代豪賢頃過蒿里低思惘然  
 虎谷題墓錦字如鮮顧瞻豐碑為扶其顛庶幾  
 夙夜永永不遷假令公在願為執鞭尚饗

祭孟雲浦先生文

嗚呼先生秀鍾伊洛神降嶽嵩力承正學大啓  
 群蒙往歲辛卯幸挹高風切劘砥礪受益寔鴻  
 越歲壬辰余別先生之上谷先生恐余之離索

也遺余曹尤二先生之語錄余受而奉以周旋  
 庶幾不至于顛覆中途請告謝絕徵逐幸有先  
 生教言在儼若坐春風而誦讀故雖閉戶三年  
 忘其為獨寤寐宿也此余病痊北上先生業削  
 籍西旋余乃就而訪之閤人辭之甚堅匪先生  
 之過抗實養重之宜然余信宿再訪之始獲與  
 先生把酒而談天由是躑躅風塵稍稍得力者  
 皆賴先生之教為之左右而後先也亡何余亦  
 削籍歸比道先生之里登先生之堂先生已先



期使使逆我伊水之陽余時以訂士諸稿就正于先生若闢荆棘而示之以周行瀕行復錄數語于便面用致丁寧于不忘余于是益感先生之教不翅更訂頌爲西銘如宋儒之程張別後未及浹歲聞有採薪之憂余方欲裁書而起居先生已辭世而仙遊嗚呼人生在世真似浮漚訃音一至泣涕橫流嗚呼痛哉始余別先生於函關也見其神王氣充竊意必享期頤之筭詎意握手之日即為永訣之秋也邪嗚呼先生筮仕計部出納惟平賑饑兩省向隅更生既遷銓部黜陟稱明清通簡要適駿有聲此世所為先生榮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榮海內學士大夫方推轂先生大用于時乃竟至此天不可知旻先生之官未已也而又旻其年旻先生之年未已也而又旻其嗣此世所為先生悲者而余不以為先生悲蓋余所為先生榮者在遠接二程之傳而近契文成之旨俾伊洛淵源藉以常存而萬古人心有所底止矧有弟有侄又能世其家



學則先生亦庶幾乎不死余所為先生悲者在  
吾道之運阨而斯文之會否同志者方有興起  
之意則今悵悵乎其無所倚豈直從吾一人抱  
鍾期之痛于無已也哉嗚呼關洛相距僅千里  
餘末繇奔真徒切歎歔搗管歌步痛不盡書先  
生有靈或其鑒予嗚呼尚饗

學會公祭王經軒文

維萬歷二十六年歲次戊戌八月甲寅朔越二  
十七日庚辰學會友人馮從吾偕同會某某謹

以牲帛庶儀致祭于明故四川資陽縣知縣經  
軒王公之靈曰嗚呼關中理學推重橫渠而橫  
渠之學乃自晚年得之觀勇撤皋比一變至道  
之贊可知也嗚呼人患不志于道耳苟志于道  
即蚤悅孫吳晚逃佛老何損焉以今觀于我公  
非所謂老而志于道者邪公少年登科以風流  
人物自命雖未嘗從事于學而本根稟賦原自  
不凡迨宦遊歸杜門謝客者十年人或疑公為  
功名不遂而甘自廢棄也及至前歲丙申公約



不佞輩立會講學于寶慶寺後從公講論間得讀公批點陸象山文集陳白沙詩教諸書見其字字句句雌黃精確人人始知公十年杜門蓋耽心于斯匪以功名不遂之故也而向所為疑公者不惟憬然悟抑且赧然退矣寶慶月凡三會公每會必至每至必早寒暑風雨未嘗少輟諸同志赴會者必先問王先生至否每會公必發一問端使人人有所憤悱雖講解發明時或有所謙讓而聯屬鼓舞則直任之而不辭三年

以來人人踴躍而興起者秋毫皆公力也今不佞輩方幸得公為依歸而公今遽然長逝矣嗚呼痛哉始公之倡斯會也每會見公神王氣充終日與言不見厭倦人皆以此卜公享耄耋之笑而今以一疾遽至于此嗚呼痛哉公生平瀟灑坦夷不問家人生產業故晚年家益窘甚而公毫不介意惟倦倦于問學當公病時猶勉強赴會二次至七月朔而公病力始不克赴會矣然猶厭家居多冗也靜攝于香城寺香城距寶



慶不數十武諸同志當會期必先過香城候公而後赴會人人以不得公為歉而公亦自以為力不能赴會為歉仍伏枕書數語以代面講比至臨終竟無一語及家事第曰順受其正順受其正云耳嗚呼若公者真所謂甘貧好學死而後已者哉公知學雖晚而自知學之後汲汲皇皇恨不能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而又汲汲皇皇恨不能舉同志之士俱一蹴而進于聖賢之域雖忌者之搖奪百出而公之講自若也至于

病中深以知學之晚自悔而又深以晚而知學自幸嗚呼不悔不幸不悔不悔公之悔與幸而公之學可知矣公知學雖晚又何損于公哉勇撤梟比一變至道人皆可以為渠特人不自信耳嗚呼公往矣某等悵悵乎廿八無所依矣斯文之痛安所紀極今為公三七之辰公具生芻聊以寫哀公其鑒之乎否邪嗚呼痛哉尚饗

祭韓旻阜郡丞

維萬歷四十六年歲次戊午七月丁亥朔越二



十二日戊申原任河南道監察御史通家治生  
馮從吾謹以牲醴香楮之儀致祭于

明奉政大夫陝西西安府同知旻阜韓老公祖  
之靈曰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頃公權  
稅潼關瀕行辭余依依不忍別去居無何而公  
訃至矣嗚呼公真不起邪抑傳者誤邪公初司  
李鳳翔也刑敷僑愛清凜揚知政聲藉甚闕輔  
時余杜門謝客雖聞問未通乃私心時嚮往之  
而公不以余為不肖先施手翰惓惓問學其於

善利舜蹠之辨尤元元本本不落言詮而余亦  
妄以一得為復今往返書札尚箴箴中若公者  
其以理學為政事者耶余方望公內召蘭臺代  
狩西土以大展所學而竟以直道不偶量移西  
安郡丞西安為余郡余庶得朝夕請益心竊自  
幸而余以多病庄居非公事不至偃室公不以  
我為簡而禮遇有加焉愧非滅明辱知子游可  
不謂千載一時哉公職司撫民諸凡善政為秦  
人士造福無量而公又以廉介見知于填撫中



丞特檄權闕人人方期公旦夕有特擢而公不待矣嗚呼痛哉公年不滿德位不配望人皆為公哀而公之尊人致位金紫公之兩弟聯翩鄉書而公之象賢又少年與偕計父子祖孫兄弟齊名競爽不翅三蘇且兩地甘棠並稱蔽芾公于人間世亦庶幾無遺恨者惟是秦人士失所天而海內失一正人君子不能不為梓里痛為世道痛耳抑余之痛更有進于此者方今邊事孔棘中外震驚以公之才望使得借觀察治兵

于邊則出奇制勝一有不足平者而公今已矣寧不益重余杞人之憂哉且近世非學者多信學者少如公以鄰邦大夫執弟子于深山野人其冲襟遠韻今可數數見乎西蜀理學自南軒鶴山東窓後代不乏人余方幸公羽翼斯道自南軒而上接孔孟之傳而今若此此夫子所以有喪予之悲也嗚呼余之痛公豈徒僅僅如世俗生死存亡之感也歟哉嗚呼錦江涸波玉壘摧峰萎矣柘人渺矣高蹤爰筆寫哀痛盡



填胸桐鄉尸祝如觀音容嗚呼痛哉尚饗

祭伯兄文

維天啟元年歲次辛酉三月癸卯朔越二十一日癸亥太僕寺少卿期服弟從吾率男嘉年孫湛若等謹以剛鬣柔毛清酌庶品之儀致祭于恩詔冠帶貢士伯兄斗翁先生之靈曰嗚呼痛哉兄胡遽背棄弟而逝耶先是吾父之棄養也兄才十八歲弟才九歲未及五年而吾母亦棄養彼時弟嬰危病生死未卜安敢望其成立而

兄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故弟之得有今日者皆兄之以也弟即有胸無心寧不知感頃弟伏庇叨賜環之命而兄亦欲就選銓曹方欲偕兄北上而不意兄一疾至此嗚呼痛哉兄壽踰古稀有子有孫又能世其家學則兄亦可以無憾惟是從吾以六七十年相與之兄弟而一旦有生死之別鶴鴒增痛手足傷懷有不能為情之甚耳嗚呼痛哉居諸易駛倏忽三七聊具薄奠少盡



哀思惟兄鑒之嗚呼痛哉尚饗

詩

關中四先生詠

涇野呂先生

涇野呂夫子矯矯崇正學挾冊遊成均馬崔同

切琢

馬谿田  
崔後渠

射策冠時髦聲華何卓犖慷慨批

龍鱗封章凌五嶽講學重躬行乾坤在其握吁

嗟橫渠後關中稱先覺

谿田馬先生

卓彼馬光祿聲望高山斗弱冠崇理學平川稱



畏友立朝無多日強半在畎畝富貴與功名視  
之如敝帚垂老學逾虛一步不肯苟吁嗟如先  
生百代名難朽

苑洛韓先生

偉矣韓司馬造物鍾奇異讀書探理窟著作人  
難企生平精樂律書成雙鶴至立朝著偉節居  
鄉譚道義緊有五泉子孝弟稱昆季嗟余生也  
晚景行竊自愧

斛山楊先生

挺挺楊侍御直節高今古人知直節難不知問  
學苦獄中究理學周錢日揮塵周訥侯歲寒節  
彌堅不茹亦不吐之死誓靡他淵源接鄒魯嗟  
彼虛憍人敢與先生伍訥溪緒山時俱以事下獄

觀書吟

立言先立意意定始修辭欲得辭中意當看未  
立時

善利圖

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為蹶



馬少墟集 卷十七 詩 五  
路人

自省吟

日用平常自有天如何此外覓空元請看魚躍  
爲飛趣多少真機在眼前  
千聖相傳只是仁滿腔惻隱始爲真納交要譽  
中何用收斂精神做主人

讀書

切已工夫只恨少會心言語豈須多而今識得  
斲輪意甘苦疾徐柰若何

輕言能悟卽非悟漫道無疑便是疑終夜吾伊  
渾不寐清風明月坐來時

丙申春日與同志論學因及莫春章有感  
為賦十二絕

春風沂水兩初晴童冠新成洙泗盟兩兩三三  
閑玩適歸來歌詠不勝情

鼓瑟吾門樂有餘強兵富國竟何如縱然堯舜  
勲華業一點浮雲過太虛

幾日清閑幾日忙春風沂水任相羊莫教童冠



空歸去贏得當年點也狂  
 行藏用舍幾人同曾點原非鄙事功一自詠歌  
 歸去後乾坤何處不春風  
 信步躑來自坦夷何須沂水始相宜風流不得  
 前賢意晋室清談又足悲  
 富貴功名自有時人生何苦日攢眉不如曾點  
 風雩樂省得經營也是奇  
 服成麗景莫春天童冠風雩亦洒然此日詠歌  
 無足異簞瓢不改始為賢

簞瓢不改亦非賢人不世憂徒自憐俗學不知  
 吾性樂去過自已覓顏淵  
 吾儒真樂自天然何必求仙又學禪沂水風雩  
 多少趣孔顏樣子此中傳  
 憶昔宣尼發憤年曲肱疏水樂悠然狂夫但得  
 夢兒意解脫人生名利緣  
 人生有樂豈無憂憂樂從來為伎求不伎不求  
 隨處樂春風沂水自優游  
 鳶飛魚躍在天淵夫子安能不喟然若使中間



稍有物任他行樂亦為偏

勉學

寥寥聖學幾多時  
春色今看上柳枝  
世路險夷渾是夢  
人情反覆揔成癡  
晞賢晞聖千年事  
不欲不為一念知  
莫把歲華容易過  
關閩濂洛是吾師

讀易復卦

一陽來復見天心  
此際真為不易尋  
若向靜中參得透  
那知徃古與來今

天心方動見微陽  
一念獨知夜未央  
悟到庖羲未畫處  
天根月窟任徜徉

答友人問坐馳

方寸茫茫易外馳  
外馳不識欲何之  
能于之處常防檢  
便是主翁在室時  
方寸茫茫易外馳  
外馳知得是誰知  
能知即是能收處  
一榻清風獨坐時

讀割烹章

人生取與要分明  
少不分明百事傾  
一介莫言



嗟小事古今因此重阿衡

古今因此重阿衡一介原來道匪輕不是聖賢  
局面小格天大業此中成

野叟耕莘避世情直將堯舜樂生平假非一介  
嚴辭受千載誰為辨割烹

千載誰為辨割烹當年心事鬼神驚吾儕有志  
希賢聖肯把塵埃誤此生

余自戊戌卧病閉關九年至丙午冬始勉

赴學會感而賦此

衡門之下可棲遲泌水洋洋足樂饑旨矣詩人

非漫我病夫今日益相宜

藥物頻為供塵情摠不知閉關垂十載如在羲

皇時

偶書

謁來學問尚繁文千古真傳豈易聞試問此心  
空洞否池蓮窓草正芳芬

謁來學問尚諱虛千古真傳妄掃除試問此身  
實踐否天心月到水成渠



馮少坊集 卷十七 詩 塔  
戊申莫春偕王惟大郡丞宜化汝刺史劉  
孟直郡丞揚工載進士周淑遠大叅張去  
浮學博宜叔尚文學講學太華山中同志  
至三百餘衆

徵會來蓮嶽良朋喜共遊白雲時去住野鳥自  
夷猶雨霽千巖翠春深萬木稠山靈真有待吾  
道重千秋

青柯亭榭倚山隈喜見儒冠濟濟來心性源頭  
原有辨觀聞起處豈容猜三峯直欲凌霄漢九  
曲常看浸草萊此會莫言閑眺玩百年道運自  
今開

讀數仞章示門人

數仞宮墻門自開百官宗廟亦雄拔祇因接引  
無同志遂令及門空自回  
遂令及門空自回宮墻外望亦堪哀從今覺悟  
求師友携手同登天上來  
數仞宮墻門自開人人皆可任徘徊祇因自己  
甘封閉遂令堦前長綠苔



遂令堦前長綠苔一朝剪却即蓬萊升堂入室  
誰無分努力前途莫浪猜

讀陋巷章自勗

命定難逃陋巷貧機關徒惹鬼神嗔不如打疊  
心源淨做箇羲皇以上人  
命定難逃陋巷貧奔忙徒惹世人嗔不如閉戶  
焚香坐做箇乾坤無事人

中和吟六言十絕

此心常是中和猶恐客氣易肆若把此心放開  
客氣何所不至

平居此心敬事猶恐視事無傷若把無傷視事  
可憐其禍將長

道理平常看透猶恐一時差訛若以道理為迂  
將來决裂必多

學問終日相講猶恐行時茫然若是只行不講  
行錯誰肯相憐

未發之中得力猶恐已發不和若于未發不慎  
發不中節柰何



禪學空談性命面壁求之渺茫不知性命實理  
只在日用平常

吾儒自有精微未發之中便是離中求之渺茫  
又與佛氏何異

控制六馬猶易駕馭一念為難喜怒哀樂中節  
才得身世平寬

不覩不聞非無千古聖學真傳靜中看此氣象  
位育就在目前

氣象非落幻景觸目盡是天機必須戒慎恐懼  
才得魚躍鳶飛

夏日郊居有以腴田求售者余辭去賦此

志喜

生平甘寂寞那得買山錢幸有先人業耕耘度  
歲年

耕田守祖業講學繼儒先此外無餘事逍遙到  
百年

寄懷鄒南阜先生

憶昔嬰鱗出帝畿志完聲價古今稀千年絕學



馮少墟集 卷之十 詩  
君能繼一點真心我不違  
苑李有情開絳帳  
乾坤無事掩柴扉  
何時負笈來相訪  
五老峰頭爛  
醉歸

與同志講學太華書院

太華峰頭好振衣  
雨晴百卉競芳菲  
孔顏博約傳心訣  
堯舜危微洩性機  
元鶴遠從天外至  
白雲時傍洞中飛  
功夫湏到真源處  
才得吟風弄月歸

馮恭定全書卷十八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奏疏

草莽臣曰余讀馮柱史仲好氏四疏草蓋重慨竊有祝云人有恒言主聖臣直聖有容容祝用直尚切切祝俞此臣主相成聖直交感之會蓋千載一時自古難之柱史蚤抱竒瑰穎出西土起家己丑進士儲秀館閣簡登臺憲諫固其職也就列未幾而



移疾在告還

朝未幾而忽

賜罷免計先後恪共乃職不三二稔輒殺然聯  
疏飛霜其糾胡斥江力奮神羊一觸已稱  
骨鯁若壬辰春正一疏直氣凌霄讜言犯  
闕危觸霆威幸轉春煦聞者為之吐舌咸頌  
聖之容

聖之容也丙申之罷或尚權輿於此賦歸以來  
瀟然四壁脫屣九塵初猶聚徒古寺牛耳

道源既益屏跡閉閣足不履寢闕於是過  
轍者必式門間觀風者競表宅里縉紳惻  
井渫中外望巖起兩臺使車游舉遺佚嗟  
嗟不拜賜環馬望前席碩人考槃誰何補  
闕在易否泰剝復理若循環但願

聖主元默功至銳意維新隱時艱而求舊人  
召賈傳於宣室起唐介於喬土茲草莽病臣  
所為慨而日仰天竊祝焉者或者乃謂信  
而後諫訓在語中柱史跡未煖而驟危言



無亦左斯道乎余謂此非所以論臣職也  
信而後諫若所謂勿欺而犯者蚍蜉以數  
月不言見譏子輿氏奚必信近聞勳戚上  
卿相與連篇累牘規切時政不啻維百寧  
無一信率亦群然屏息伏聽  
詔書之彰信而未獲報如之何為柱史祝尚自  
慎理藥物恭候  
恩綸之日下魚水交成儻容斯用而切得俞方  
來有侍慎勿遂遺斯世也

萬曆癸卯仲冬陽復日江關倦客周宇子  
大甫謹序

奏疏

論劾險佞科臣疏

萬曆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題為險佞科臣惑亂

主聽懇乞

聖明速賜罷斥以杜釁端事昨者臣接邸報見  
禮科都給事中胡汝寧叅論兩京中卷一  
二可疑及吏部推陞一事臣不勝駭異夫



汝寧見任諫垣言事自其職掌而臣顧駭異者何也謂汝寧之言投間抵隙假公濟私非真為

皇上發姦摘伏也臣意

皇上必能洞燭姦膽以折亂萌乃反聽若轉圜臣又不勝駭異豈

皇上不知汝寧之罪狀而誤聽其言耶臣不暇辯其言請先誅其心且汝寧之為給事已數年於此矣自有叅論饒伸之疏而諂諛

已不容於衆口繼有輔臣相戕之奏而姦邪益大犯乎公評別號穢名至不可道自古小人未有狼狽若此者舉

朝臣鄰咸謂汝寧縱不肖將復何顏立於掖垣間耶顧註籍未幾旋稱病愈人人相顧詫為異常而臣獨私語人曰此不足為異也鄙夫患失何所不至他日舉動更有異於此者臣言未幾而二疏相繼上矣此二疏也立言在此寓意在彼臣試為



皇上分明之昔者部臣饒伸發科場之弊而汝  
寧劾之人人未有不為伸稱屈者

皇上亦鑒伸無它准其起用矣故汝寧亦洗癥  
索垢發科場之弊若借此以掩其非也而  
不知妄逞胸臆以蠛汙大典適益重其叅  
伸之罪耳至於叅論王教又揣摩

上意為之不知近日

皇上不遽起王遴不遽遷孟一脉蔡時鼎者意  
欲需其缺以大用之耳汝寧敢於以私心

窺

皇上遂乘機舉銓臣推陞一事言之以滋

皇上之惑不然何

皇上罰俸科臣之旨甫下而汝寧之疏遂上也  
急於獻諛而巧于逢君汝寧之罪不容於  
誅矣夫汝寧特一小人耳堂堂

天朝濟濟臣鄰何難於容此一人而臣嘒嘒  
者非論一汝寧也蓋謂汝寧以一小人之  
言中於



皇上故言科場則

皇上聽之言銓臣則

皇上又聽之或下部覆或

命回話使

君臣上下反覆疑二是今日廟堂之上已不勝

其多事之擾矣儻汝寧恃

皇上之優容而再肆傾危之巧計則議論愈多

是非愈混其弊不至於小人攘臂君子累

足不止者猶幸今日無李春開耳使有之

則必以保吳時來者保汝寧借此以結

皇上之歡天下國家之事臣不知其所稅駕矣

皇上何惜汝寧一人而不為國家杜釁端也且

皇上昔年斥逐姦邪曾不踰時公論大為稱快

何獨於汝寧過為寬貸湯顯祖論之而不

報樊王衡論之而不報蔡獻臣周應嵩彭

好古論之而又不報人人以汝寧為非而

皇上若以為是人人以汝寧為可斥而

皇上若以為可留此臣之所未鮮也即如前月



汝寧因王衡彈劾辯疏自陳乃

皇上於彈者留辯者下且徑批以照舊供職夫照舊供職之旨自正卿以下不敢望而一旦加於七品之汝寧不知汝寧何德何功而

皇上優容若此且唯其言而聽之如此此又臣之所未鮮也汝寧去就原不足為重輕但以一小人而能以其言惑亂

主聽此誠匪細故者臣是以嘵嘵言之且不欲以汝寧之故傷

皇上知人之明也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速賜罷斥則天下萬世頌

皇上之神聖於無疆矣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修朝政疏

萬曆二十年正月十三日

題為中外多事

朝政當修懇乞

聖明勵精以圖萬世治安事臣不佞猥以書生叨入仕藉三年於此矣竊見



皇上

郊廟不親

朝講不御章奏多留中不發臣不勝杞人之

憂然而未敢有請者謂在廷諸臣明諍顯

諫連篇累牘庶幾萬有一之感悟

上心也又惡用臣言為執第諸臣言之諄諄而

皇上聽之藐藐屢請饗祀矣而

皇上之遣官恭代者如故屢請朝講矣而

皇上之靜攝深宮者如故屢請發章奏矣而

皇上之留中不發者如故豈在

廷諸臣無一言之有當於

皇上耶抑

皇上始勤而終怠即諸臣言之亦不恤耶臣

意

皇上之心不過以為昔年勵精天下不見其益

近年靜攝天下不見其損何苦舍逸而就

勞不知人君之舉動與士庶不同士庶久

不理家則家事廢其為患也小而易弭人



君久不理天下則天下之事廢其為患也  
大而難圖

皇上試觀丁亥戊子以前四一效順海不揚波  
天下何等景象也是勵精之效既如彼已  
丑庚寅以後南倭報警 盟天變人  
妖疊出還至天下又何等景象也是靜攝  
之患又如此中外多事人心憂虞失今不  
圖長此安窮豈必

朝講一日不舉便有一日之禍章奏一日

發便有一日之禍然後為可憂哉且今日  
皇上自視為何如主也

皇上欲成其神聖之名而使天下不見其太平  
之象則名實不符人誰信之况今當朝覲  
之期萬國冠裳畢集闕下咸欲一觀其  
清光而竟不可得則必相顧而疑相疑而議不

曰

皇上困於麴蘖之御而歡飲長夜必曰  
皇上倦於窈窕之娛而晏眠終日不然何朝政



奏疏  
九  
廢弛至此極也雖

皇上近頒

勅諭謂

聖體違和或可以再借靜攝之名以少掩其晏安之非而不知

皇上靜攝已非一日如以為真疾耶則當戒酒戒怒以圖尊生之計如一時倦於早起托之乎疾耶則鼓鐘於宮聲聞於外天下人心豈可欺乎况

皇上每晚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酒酣之後左右近侍一言稍違即斃杖下如是則既非靜攝又廢朝政縱

諭旨森嚴恐亦不足以服天下而信後世也臣見前歲

皇上禁止章奏非奉聖旨不許傳布臣意

皇上不過以為臣下章奏多有不識忌諱者恐一傳布則天下傳誦其章奏必議及於



皇上之舉動故姑留中以泯其跡耳不知今日  
諸臣來朝而

皇上猶然靜攝其紛紛議論視章奏所傳更孰  
多寡乎一人之舉動四海之觀望隨之豈  
在章奏之傳不傳也欲以泯其跡而反以  
彰其過豈

皇上未思及於此耶臣願

皇上勿以天變為不足畏勿以人言為不足恤  
勿以目前之晏安為可恃勿以將來之危

亂為可忽必乘此大班糾劾之日亟出視  
朝以答四海臣工之望無惜此頃刻省覽  
之勞發臣章奏以昭

一人納諫之明仍望

節飲以養性情戒怒以馭左右至於以後諸臣  
章奏無論奉

旨與否准其照舊傳布則

聖德以光

聖度以宏天下太平之治可計日而奏矣世道



幸甚臣愚幸甚

秘錄

萬曆壬辰實維觀期時從吾濫竽西臺已六閱月先是疏劾都給事中胡汝寧

主上幸見納竊以為

聖明在上正臣子披肝露膽之旨于是此疏于

正月十三日上席蒙待罪者旬日而未報

迨廿九日聞

上遣校尉百人候于廷將杖言者而朝論洵洵

不知為誰蓋數日前曾杖給事中孟君養

浩故言者聞此咸用愕然比日曷忽有

旨傳免矣當辰已旨聞

上命一內臣送一疏至閣大學士趙公志臯見而異之會是日為

仁聖皇太后誕辰于是具揭上請謂

聖母聖節不宜有此舉揭入而傳免之旨遂下

中外人始知為杖余之舉而余不知也次

日以註宣大差入院見掌院左都御史李



公世達將入門晤掌河南道御史陳君登  
雲陳見余執余手呼曰好造化好造化昨  
日之事蓋為君也君知之否余曰不知比  
入見李公李公一見亦曰君知昨日事乎  
昨日之事蓋為君也幸有趙相公揭耳言  
已而別余喟然嘆曰

主上聖明一至此乎因

聖母誕辰而宥狂言至孝也納閣臣手揭而不  
少逆至明也宥臣一人而諸臣競勸至仁

也一舉而三善備即古堯舜何以加焉嗚  
呼際

聖明之主而不効竭身之誼甘于緘默苟容以  
自為身家計殆非人哉殆非人哉因秘錄  
而笥存之

請告疏萬歷二十年四月二十一日

奏為中途患病危篤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俯容回籍以便調理事臣陝西西安府長  
安縣人由萬歷十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



吉士尋授今職于本年二月內奉

命差往宣大巡按竊念臣猥以草茅誤叨任使  
正欲竭愚畢智捐頂踵以報

國恩柰夙病剝發萬分危篤有不能一日支  
持者輒敢哀鳴于

君父之前臣賦命蹇拙素患痞病每年春夏必  
發輕則經旬重則累月非謝絕勞役不能  
遽愈數年以來百計調攝而病根尚在不  
意今春自二月即發飲食漸減形體漸羸

心竊慮之方欲請告調理以圖報效于旦  
日而會有宣大之

命臣以為馳驅疆場惟今日事即有病焉可勉  
強而行也顧始則雖病而愈加勉強繼因  
勉強而愈增之病至于

陛辭後行至涿州而臣之身幾不為臣有矣然  
猶冀其沿途調理稍得痊可依期受代而  
病根既深轉覺沉重胸膈脹滿噯氣嘔逆  
比至保定即伏牀褥不能動履先後召醫



尚時庶李茂華王繼業等診視調治但藥  
餌愈攻元氣愈損脾胃愈虛痞氣愈增至  
于今已三夜目不交睫三日口不入一粒  
矣形神俱脫危在旦夕使不以此時披情  
引退而猶貪戀于功名之場則溝壑徒委  
補報未由是忍于負

主而甘于誤國也臣罪不細臣即死不瞑目矣  
除將前情遵例備文彼處撫按具奏外伏  
望

皇上俯賜矜憫

勅下吏部題覆容臣回籍調理儻萬一不至顛  
隳則他日有生之年皆感恩圖報之日矣  
臣不勝惶悚待命之至



奏疏

五







